

三毛经典作品集



(台湾) 三毛

兰屿之歌



362

兰 屿 之 歌

丁松青 原著
三 毛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新登字01号

兰 屿 之 歌

王松青 原著

三毛译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中卫印刷厂

✱

开本：32 1/4 207

印数：1——10,000册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

ISBN 7-227-01306-5 / I · 366 定价: 4.60 元

献给

兰屿

那些可爱的孩子

因为他们的歌声与欢笑

才有这本书的诞生

目 录

有这么一个人——记丁松青神父	三毛 (1)
兰屿	(24)
伊莉莎白	(31)
礼物	(36)
海底世界	(40)
自由之歌	(44)
岩石	(47)
龙眼	(53)
拜拜	(58)
约玛姑妈	(62)
卡吐西	(64)
台风	(67)
金项链	(70)

海夜.....	(73)
里帕沙的心愿.....	(76)
晨光中的儿童.....	(80)
小雅由.....	(83)
田螺与小米.....	(86)
学校.....	(89)
远足.....	(93)
被鬼抓到了.....	(96)
生活点滴.....	(99)
依凡瑞奴之夜	(102)
猎猪记	(105)
第一艘船	(109)
道多陀的世界	(112)
快乐的节日	(117)
肥皂	(122)
巴阳	(124)
烦恼	(130)
打工	(135)
黑糖	(143)
木屋	(151)

迷人的村落	(157)
飞鱼	(162)
捕鱼	(165)
生命之歌	(171)
最后的战争	(173)
老颜	(175)
岁月人生	(177)
耕耘与收获	(181)
船的日子	(186)
失落的地址——后记	(191)

有这么一个人

——记丁松青神父

三 毛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架小飞机在着陆的时候是顺风落地的。当然我关在机舱里并不可能晓得。

我们好似要吹到海水里去了，飞机才悠然止住。

地面上的人迎了过来，笑着对机师说：“今天怎么如此降落呢？”机师说：“天气好得那个样子，没有危险的！”

一群人上来帮忙下行李，我提出了简单的小背包，对着机场检查官员笑了笑。这儿的人与本岛台湾的，在态度上便是不同，那份从容谦和给人的感觉便是舒坦。

机场边的办公室是水泥的长方房子，立在海边全绿的草坪上，乍见这片景色和人，那份除了安宁之外的寂静，夹着海水、青草地还有机油的味道，丝丝刻

骨，这份巨大的震撼却是面对一个全绿的岛屿时所带给我的。

那是 11 年前兰屿的一个夏日。

在赴兰屿之前，我已跑过了大半个地球，可是这儿不同，这儿的荒美尚是一片处女地，大地的本身没有太多的人去践踏它，它的风貌也就寂然。

女友子卿与我搭上一辆铁牛车跑到预定的兰屿别馆去，在那个岛上唯一的旅社里安置了简单的行李。

放下了衣物，急着跑出门去，满腔的欢喜和青春，经过花莲、台东一路的旅行，在初抵这片土地时已到了顶峰，恨不能将自己泼了出去，化做大洪水，浸透这个陌生地，将它溶进生命还是觉得不够。那时候的我，是怎么样的年轻啊！

景色的美丽事实上是拿它无可奈何的，即使全身所有的心怀意念全都张开了迎接它；而不长期生活在它里面，不做些日常的琐事，不跟天地在个人的起居作息上融合一体，那么所谓游客似地看山看景，于我还是空洞。

看了一会儿兰屿的山海，我便觉得有些无聊，禁不住想去跟当地的居民做做朋友了。

远远的山坡上立着一些凉亭，山坡与地面接近的地方有着本地人低矮的住宅，沿着上坡一条小径的最顶端一座天主教堂在一片绿色中十分优美地站着。

子卿和我不约而同地指着那个教堂，说走便走，沿着在当时尚有小紫花开满的斜坡爬上去。

那时候去岛上的陌生人有限，我们走路的时候，身边很快引来了一大群小孩子，我随身的布包里放满了台东买去的糖果和吉祥牌香烟。本是不怀好意，预备拿来交换兰屿手刻小木船用的。结果要糖的孩子太热烈，我又是那个不忍拒绝孩子的软手人，一路上教堂，一路努力分辨孩子的小脸，给过的绝不再重复，这么爬到半路，糖果光了，孩子们也散了。

教堂的面前一个泥巴地的小广场，淙淙的山泉用管子引了下来，不间断地流着。一个妇人蹲在那儿洗两个赤身露体的小孩。四周寂静无声，也看不到其他的人。女友子卿是世上最合适的游伴，她很少跟我黏在一起，是个不多说话又自有主张的好朋友。当我低头去喝泉水，跟那妇人说话时，子卿已经自去四处行走了。

我试着抱起那个小女孩，亲亲她美丽的面颊，她的母亲便说：“给你好不好，你给我带去台湾，要不

要？”

我听了吓了一跳，微笑着赶快放下孩子，跑到教堂的大门边去。

教堂的大门没有完全关严，主人不在，不敢贸然，趴在门缝里偷看内部的情形，这一张望喜得愣了过去。

内部的圣堂墙上大幅的壁画，画着兰屿服装的同胞，戴着他们状如锅盖似的大帽子，手中土地里生长的收获，活活泼泼地在向神献上感恩。

这么一座神民交融的美图，竟然藏在如此一个小品上，又是谁的手笔呢？

可惜门缝里张望所见角度总觉不够，我又是个酷爱美术的人，在这种理由下，便想扭开教堂松松拴着的锁，私自跑进去看个够。

便在动手的时候突然觉得身后有人，我尚喊了一声：“阿卿，我们想法子进去看画！”猛一回头发觉身后站着的是一个陌生的棕发青年。我因自己正在闯教堂，巧被捉个正着，立即飞红了脸，一句想也没有想的话脱口而出：“您是意大利神父吗？”

这完全是大窘之下掩饰自己不良行为的话语。

眼前的青年不算太高的个子，头发剪得规规矩

矩，牙齿极整齐，眼神温柔友善，算得上英俊，一身舒适清洁的旧衣，脚上一双凉鞋，很羞涩，极纯净，脖子上一条粗链子挂着一个十字架，没有言语，只是站在我面前。

他不说什么，可是透露的身体语言便明白告诉了我，这个青年，是有光辉，有信仰的，并且不是个意大利人。刚才那句问话真是莫名其妙。

这一回，是他开了门，谦卑和气又安详地将子卿与我引进了圣堂。

教堂在广场的正面，左厢另有一个小房子，里面放着一个医药柜，另外挤着一架老风琴，我试按了几个音，有些琴键下去了便不肯再跳起来，半哑的。

房间里堆着一叠一叠的儿童画，用色取景鲜明活泼，想来是岛上的孩子们涂来送给这位神父的礼物。

神父爱画，不必说也看得明白，他自己也画。

教堂的右侧也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好似尚有木板床。再进去的一小间，一个如同炉灶的黑洞，旁边一堆柴火，食柜里几只锅碗，显眼的两只蛋孤零零地靠着，想来便是厨房了。

那位青年说他姓丁，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修士，在岛上生活已经一年了，美国人。

我不会称呼一位修士，随他怎么说，仍是唤他丁神父。

我们交谈的时候，四周涌进来一大群好奇而友善的本地青年和孩子，说话的时候，修士的手便抚着身边小孩子的头，自自然然地流露出那分家族式的亲情。

参观完毕，觉得不能再打扰这位陌生人，便告辞下山去了。

兰屿之旅的第一位交谈者，便是后来结缘的丁松青神父。

我以为那种美丽的木刻小舟是有希望不花钱，只用香烟便可与当地同胞交换来的。这是传闻的失据，也是自己的如意算盘打得太不忠厚。

一路上兰屿同胞的确要去了我的吉祥牌香烟，而小船却不肯换给我。那时候在别馆的旁边有一家商店，店内的杂货自然是台湾运去的，可是他们也兼卖泥塑的小人，还有那一艘艘美丽的小木船。我一口气买下了六条。

第一日到兰屿，没有去游山玩水，心思就在那批小木船上，放在旅社床铺上左看右看，细数划船的小

人儿一共有几个，当我发觉子卿船中刻的人居然有侧面孔的，而我的并没有，吵着要跟她交换，俩人忙来忙去，旅社里已叫我们下楼吃饭去了。

那时候的兰屿游客稀少，食堂中为我们开出来的居然是大盘的四菜一汤。

面对如此丰盛的食物，子卿与我却很不安，觉得菜蔬得来之不易，吃不完浪费了不好。

一时里我有了主张，请子卿管桌子赶苍蝇，自己一口气奔上山坡，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进了教堂便喊：“丁神父，山下的菜吃不完，请您一同去吃饭呀！”

所谓晚饭，不过是下午四点半，实在太早了。

丁神父听了我的话，淡淡地回绝了，他的神态很亲切也很自然，并没有伤害到我。

当时的我，凡事积极，做人也太直率，已经被人婉谢了，居然不肯罢休，又说：“那么将菜搬上来帮忙吃好吗？”

这真是强人所难，丁神父慌忙道谢再拒，我已掉头往山下又跑了去。回想起来，那时的体力好似再也用不尽的。

子卿真是好女孩，她菜饭也不肯吃了，自己拨出一点点菜，其它的全都要给神父。

这一回再上山，我找到了近路，崎岖难走，可是快捷，左手中端的一条红烧鱼在盘子里滑来滑去，很不安分。

送菜去的那个黄昏，神父的房内又挤满了小孩子，盘子刚刚放下来，那些孩子沉默的大眼睛便牢牢盯住了菜。

神父很安静地谢了我，用手拿起那条鱼，将鱼头一折，很自然地交给了他身边的孩子，然后一段一段的鱼肉都公平地分散了，眼看盘子内只有了汤汁。

“你也吃一些嘛！”我有些着急，对神父轻轻地说。

他只是微笑着，摸摸孩子的头，叫他们去广场外面玩。

那时候我们由台东上飞机赴兰屿，父亲的朋友，当时在台东任职土地银行的王毓麟伯伯，给我们备了好多水果饼干带上了路。那些水果，到了兰屿，子卿与我又舍不得独吃，觉得神父必定许久没有葡萄吃了，因此也跟菜一同搬了去教堂。

吃好了菜的孩子们，看见葡萄，又涌到神父身边来。

“神父，请你自己留下一些，你也要吃的！”我又急了。

葡萄又被一颗一颗放进了孩子们的口里去。那只温柔的手怎么不知还有自己呢。

那一个夜晚，我坐在别馆面前的大海边，别馆的发电机是那儿唯一亮出灯火的地方，身边不时有大人和小孩跑上来伸手讨糖果，我的口袋里装满了在岛上杂货店中新买的水果糖，有人来讨，便交换条件，他们教我一句当地话，便给一颗糖，不是白送的。

一直坐到灯火全熄，我却无法欣赏海涛雄壮的声音，在夏日拂面的夜风里，心里想的只是教堂内那个食柜，空空的架子上，除了两个蛋之外，什么也没有的食柜。

这些同胞伸手不断地向人讨东西，那修士孩子似纯洁的灵魂，又怎么弄得过他们。

听说兰屿的山里有兰花和乌木，子卿与我起了个早，东南西北地乱走，看见了岛上的居民，便跑上去锅盖锅盖地打招呼微笑，不然就是跟着人家后面走，看看别人要到哪里去，因为我们事实上也没有目的。

人说兰花早已被采光了，山中去玩玩倒是好的。

于是我们又沿着小径往上爬，岛上的居民和气，低矮的房舍欢迎我们进去坐坐，我当真不客气，一家

一家给爬进去坐坐，大家对着含笑，略略接受居民送上来的食物。还一同听了收音机，我渐渐地开始喜欢这些雅美族的同胞。

经过那座教堂的时候，又见第一日的那位修士在家，子卿与我上去道日安，说了一些兰屿的话题，那时已近正午了，不时有些居民来找修士，是来擦皮肤病药膏的。

修士忙完了，突然问子卿和我，是否愿意在教堂内同吃一顿中饭，那时候他的两位雅美族朋友也在场，其中一位青年如果记忆没有错误，应该叫王棉羊。

其实我们在兰屿别馆中所付的费用是包括伙食的，不吃也是付了，可是听见这位修士要请我们吃饭，居然一口便答应下来，也不知道客气，更忘了不如先去旅馆中搬了菜上来吃，不是省了别人张罗。

我们对修士说，他请客可以，由子卿和我来煮饭，说着便跑进了厨房。子卿和我进了那个灶间，修士却失踪了，再也不见人迹。

柴火煮饭不很容易，子卿和我被烟熏得眼睛赤红的，那些米却是不肯熟，火怎么扇也烧不旺，弄得狼狈又紧张。

食柜中找来翻去还是两只蛋，我急了，拿水掺进